



昨晚,上海大剧院1800个座位几乎坐满,上海歌舞团携原创舞剧《朱鹮》演出了五一小长假期间的最后一场。场灯渐渐熄灭,悠远、空灵的乐声缓缓奏响,似从遥远的天边传来。静坐的人、隐约的鹮仙、飘落的羽毛,营造了一幅人鹮共处、和谐共存的美丽画面,散发出禅意的宁馨。

水墨写意

朱鹮是一种多情的鸟类,它们纯净、高贵,同时又敏感、脆弱。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朱鹮》分古代、现代、尾声,多元结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舞剧开篇,水墨般的写意场景营造出幸福、祥和的农耕田园生活画卷,远古村民竞逐于山野,与朱鹮同舞,清新、简约。“吉祥之鸟”列队行来,颌首抬足,款款舞姿灵动典雅,别有风韵。舞剧对朱鹮与人类的和睦相处进行了唯美描写,妩媚婀娜、神

态优美的朱鹮之舞,婉约、美好的人鹮恋,压抑、悲戚的“朱鹮之死”,人类反思后的朱鹮复苏……一幅幅唯美恬静的画面,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令人心折。

《朱鹮》下篇的舞台黑白相间,影影绰绰中,神情严肃的人群跳起了现代舞。在工厂林立的地球上,朱鹮失去了踪迹,只能留在人们的梦里。孩子们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根据想象模仿朱鹮的美丽姿态,那位与鸟相爱的年轻人,也在无助的寻找和思念中渐渐须发花白。他望着橱窗中的鹮仙哀泣,直到7只朱鹮降临舞台,踏着音乐节奏向观众翩翩而来……

形象逼真

在朱鹮的形象上,舞蹈演员们用独特的身姿和手法,用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三道弯”,将朱鹮优雅的姿态以及婀娜纯美、洁净高贵的气质刻画得惟妙惟肖。特别是类似朱

鹮“涉”、“栖”、“翔”的舞蹈动作,曼妙舒展,极具东方审美色彩。舞台上的朱鹮每一摆首、悉腿、展翅都生动传神,带着一抹醉人的清新;悦耳清雅的音乐锦上添花,为整部舞剧浸透大自然气息;而空灵的舞台水雾氤氲,舞美虽简,却充满国画的写意舒展,加上灯光的婉约清灵,令人置若仙境。

朱鹮、鹮仙、群鹮、单、双、群舞,丹青水墨般悦动开来……王佳俊与朱洁静的双人舞(见上图 记者 郭新洋 摄),在若即若离中,展示着细腻流畅的娴熟技巧。一片似为信物的羽毛,被寄予了浪漫的约定,袅袅飘在空中,与朱鹮的柔婉群舞相映成趣。小朱鹮之死、鹮仙之死,让现场不少观众怆然涕下。

关注环保

严格来说,《朱鹮》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探寻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

关系。舞剧避开了人物、剧情、戏剧冲突的老套路,用如今流行的“穿越”手法,转换新的思路,把剧情冲突放大到人和大自然之间,表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探寻,用人与动物亲密共处的景象震撼心灵,发人深思。

《朱鹮》之秀还在于它跨越了物种的分界,既不像《天鹅湖》那样化鸟为人,也不像《孔雀》的人鸟合一,而是将人和鸟放置于平等的情境,这种处理打破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局限,让所有的生命得到同等尊重。编导在让观众欣赏美的同时,将一份人类对于环境和社会的关切,编著流淌于一气呵成的舞蹈观感中,通过艺术形象的确立和展开,让观众缓缓建立起共鸣,切肤地感受到了环境之虞。本报记者 张艺

伦理不通不说 涉及残疾人不说 庸俗低级不说 相声“文哏”大师苏文茂去世



本报讯(驻京记者 鲁明 记者王剑虹)有“文哏大师”美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昨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他的大儿子苏明杰介绍,老人4月20日左右被送入医院重症监护室,前天上午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昨天中午12时23分去世。据悉,苏文茂的追悼会将于5月9日在天津举行。

苏文茂先生师出业内名门,1943年拜常派相声名家“小蘑菇”常宝堃先生为师,随后在北京启明茶社观摩和演出多年,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常宝堃先生在抗美援朝慰问演出期间不幸牺牲,在其家属倡议下天津成立了

天津曲艺工作团。1956年,苏文茂加入曲艺团,先后与朱相臣、马志存搭档,合作整理演出了传统相声《论捧逗》《文章会》《批三国》等,并创编了新相声《美名远扬》《学习光复道》《光复道上红旗飘》等,苏文茂的苏式风格也在这个阶段逐渐成型。其间,他还学唱曲艺剧,在天津广受欢迎。

苏文茂先生的舞台作风持重、稳健,他的徒弟宋德全介绍,师傅对于相声作品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说文明的相声。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老就率先提出“三不说”:伦理不通的不说(不提捧哏、逗哏的互相占便宜);涉及残疾人的不说;庸俗低级的不说,形成了以文雅、深沉为特色,具有书卷气的“文哏”风格。跟随苏文茂先生时间最长的徒弟刘俊杰说,苏老始终追求高层次的相声,他和朱相臣先生修改后的《批三国》《论捧逗》,改掉了许多粗俗内容,一直在演,他演完以后很多人“拿不动了”(指没有本事再续演)。

宋德全还介绍,12年前,自己对师傅说想在北京办个相声小剧场。师傅二话不说亲自到北京找李金斗面谈请他出山,后来才有了北京相声俱乐部。“俱乐部刚成立那几年,他每两个月就来表演一次,给徒弟撑场子。他还时常询问票价涨没涨,要求票价必须要让老百姓承受得起。”



本报北京今日专电(记者 朱光)两台完全源于上海市民生活的话剧《柏阿姨的上班路上》和《求偶》,昨晚受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邀请,登上北京国话的舞台。

《柏》剧是由热心肠的柏万青根据其自身经历自编、自导、自演的,呈现了她在接待民众来访的上班路上,就被三位市民“拦截”并尽力帮助对方解决问题的故事。虽然不过是一出短短15分钟的小戏,但是十分有生活气息。《求偶》则是从上海某公园相亲角切入,从父母为孩子“相亲”,揭示出当今青年人的婚恋观及其与父母辈之间原本相斥,最后相互理解的亲情关爱。该剧由台湾导演李宗熹执导。除了题材源于市民生活,《柏》剧的演员也几乎都是来自市民。这些并未受过专业培训的演员首次登上国家剧院的舞台都十分珍惜、万分敬重。由于两出戏剧特别生活化,因此得到观众呈现的是上海故事,也依然赢得北京观众的掌声和共鸣。演出后,不少北京观众也认出柏万青,并要求与她合影留念。

这两出“海派市民话剧”是受国家话剧院之邀,参与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

柏阿姨去北京『上班』

市民话剧《柏阿姨的上班路上》登台国家话剧院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人文社科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乃至制造业,只要是“德国制造”,就意味着一流品质;德国“制造”的声音亦如是。德国之声也从从不利用华丽的外表来取悦人,也从不会为了给自己披上一件惹人注目的外衣而自行丧失其内在的品质。来自于德国莱比锡的两个音乐团体特别令人敬仰,一个是门德尔松曾经执棒多年的格万豪斯音乐厅乐团,另一个便是始建于1212年、“音乐之父”巴赫曾经训练并指挥过的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它们是德国之声真正的体现。

连接巴赫音乐中的虔敬与清澈

——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上海音乐会赏析 □ 邹彦

在巴赫生命的最后27年中,他为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通过这个唱诗班,巴赫实现了自己通过音乐来赞美人类之爱的宗教理想,唱诗班也藉着巴赫出神入化的音乐名篇而扬名世界。音乐会上半场所演唱的、包括被公认为巴赫最著名的一首经文歌《献上新的赞美之歌》(BWV225)在内的三部经文歌无疑就是圣·托马斯教堂唱

诗班在自豪地向世人展示着他们与巴赫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三部作品都是巴赫为这个唱诗班而创作的。由于这些作品均为教堂而作,因此当它们在音乐厅演出的时候,其固有的宗教性自然会大打折扣。然而,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仍然让我们感受到了宗教和音乐在他们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唱诗班则仅仅是在谦卑地演唱;这一贯穿了由艺术歌

曲和德国民歌所构成的音乐会的下半场——谦卑地且毫厘不爽地执行着作曲家在音乐中所做的指示,并绝无一丝一毫的夸张。

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并非是一个商业演出机构,其职责是在每天的宗教仪式中演唱,仅在极其有限的时间中在其供奉的教堂之外演唱。但这场音乐会的难得之处并非仅在于让我们有幸听到了他们的演出,也并非是我们享受了清一色的来自德国的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是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真正连接了巴赫音乐中的虔敬与清澈,而这才是后人最应珍视的伟大的巴赫传统。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